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一一五號

據

清·周承弼等修王慰等纂
清·同治十三年修
民國二十六年重印本

影印

湖北省

公安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一二五號

據

清·周承弼等修王慰等纂
清·同治十三年修
民國二十六年重印本

影印

湖北省

公安縣志

(二)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一二五號

據

清·周承弼等修王慰等纂
清·同治十三年修
民國二十六年重印本

影印

湖北省

公安縣志

(三)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四月壹一版

公安縣志

全三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79之二號

電話：三七〇一三二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和平西路二段70巷83弄29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心
安
縣
志

弁言

邑舊志纂自遜清同治甲戌，去今六十四稔矣，陵谷變遷，政令改革，田賦戶口之數，鄉鎮圩里之稱，皆今昔懸殊，續修縣志，是誠當務之急，顧茲事體大，非嗟咄可辦，余篆守是邦，忽忽三載，每一念及，良深內疚，丁此非常時期，新志不易編纂，舊志散佚，有若鳳毛麟角之稀，每值

上峯及各方徵求，輒窮於應付，余甚懼其中梗也，夫木待春而發者，有本在焉，水待夏而溢者，有源在焉，邑新志固有稽於時，然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藉舊

志以爲本源，必然之事也，乃商彼都人士，博訪窮搜，務得一部，以爲翻印之具，書旣得，余檢閱一過，見其分門別類，綱舉目張，事詳明而詞簡約，洵哉一代信史也，故不事增減，一本廬山面目，以存其真，亦古人抱殘守缺之意，邑之人覽者，知所觀感，於新志急起而圖之，則此書之仍舊，抑亦翻新之先聲也歟。

· 工旣訖，書此以弁其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丁丑歲秋九月平江方擴軍識

公安縣志序

倪文蔚

公安爲岷江南入洞庭故道無崇山峻嶺之阻沮洛卑濕衆流所趨水漲輒成巨浸縣治倚堤爲固道光辛卯以後城被齧者屢矣官斯土者率以修防澹災爲務而圖籍之散失紀載之闕略百餘年來無暇過而問者周君壽農攝政之明年江漲大至城圯於水全境爲災君謀於都人士力主遷城之議申之臺司借帑鉅萬寓振於工經營凡四月而畢復以餘力蒐輯志乘將付剞劂問序於余且云是役也與遷城一舉相爲經緯余嘉君之言爲當乎作志之義也鄭漁仲曰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昔商避河患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

圯耿史皆有述其存者獨盤庚二篇雖尙質之朝紀載或略亦安知非流離播遷圖籍散失後人無所據以爲攷與然則君所云云不誠爲篤論哉夫遷城大役也春秋之法有役必書遷城之役乃政所自出凡疆里之沿革田賦之等差人物之興替公私冊籍惟專城者司之今出政之地既定復綜其政之輕重緩急勒爲成書俾後之攬者得所藉手用心抑何厚耶君以朞月之任創百年未成之舉大災大役措注裕如固足爲君重已繼君治者籲懷茲新邑按其圖籍權夫政之輕重緩急偏者補之墜者舉之甚者改弦而更張之不下堂階從容就理行見畫里闢田賦充人物勃興災祲不作即謂

後日之公安公實貽之以安也是可書已

同治十三年歲在甲戌暮春之月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前刑部江蘇司郎中知荊州府
事望江倪文蔚豹岑甫撰並書

六十二卷

一

敘

周承弼

事有似因而實創者爲治於荒廢之後纂書於散亡之餘是也公安地沃饒而濱江豐歲則富樂甲一郡遇水潦城邑隳壞圖籍因之湮沉致爲治者時有更張之勞而紀事者更有無徵之嘆然旣已身任其責即不得不盡心乃職思有以彰前軌而示來茲同治壬申余蒞茲土甫下車目覩境內流離困苦狀蓋水之爲害已四十餘年至是而尤劇焉思邑自左公肇建以來代有名人今之所見迥不逮昔之所聞問諸故府舊志修於康熙辛丑版本俱失惟同治三年攝令袁君有重修之舉又甫及半而止惜其無成爰於遷城之際集邑士

踵而輯之釐爲八卷分爲七十二門大綱舉細目張並繪新圖付梓夫變古所以適今而居今不廢鏡古余之治公安適當因創之交其所行之果能濟時而垂後不敢知也袁君之志公安亦在因創之間其所行足以信今而傳後固已見其梗概矣余之吏術學識誠不敢望袁君而惓惓災黎起羸蘇困之意則先後同符閱者可冥契於簡牘間若曰此不過土苴糟粕聊以備一邑之掌故則余與袁君之志事隱矣其修書刊版之費同治初紳捐所存無幾災後不欲重煩民力特爲請於

太守倪公捐助并自分俸以濟之乃得成事蓋與遷城一舉

相爲經緯云

時在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五月既望

誥授奉直大夫同知銜權知公安縣事江都周承弼壽農甫
撰并書

五
身
示
三
首

2

序

袁鳴珂

同治壬申余宰漢川適川志告成余覽而慚甚因憶甲子夏
權公安慨邑志之不修者百五十年搜採之難倍於他邑爰
進都人士集貲修葺閱二載書未竣旋解任去後迄無踵而
成之者已歷七稔於茲矣前年冬周君壽農往攝邑篆余適
病臥未及晤送而心識周君之爲人清勤廉敏勇於任事是
書之成當屬於君蓋未嘗須臾忘懷也今果偕諸君子輯而
梓之復不沒余之微勞索敘於余余感君之謙不敢以不敏
辭獨念公安地勢低窪環江湖之巨流沿川峽之宗脉累年
暴漲建瓴而下堤屢築屢潰城旋修旋圯居人多鴻嗷之苦

邑乘鮮鳩集之日不有以改絃更張之則載胥及溺其何能
淑聞君近遷城於唐家岡邑高阜處也甫半載官署建廟社
立民居定憂者以喜困者以蘇而志書適成蓋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而創始之與圖終則不可同日而語余治公
也久深知災患頻仍民貧地瘠每有興作絀於經費智者束手
嘆無能爲君於期年之間政通人和百廢具舉成前人未
竟之功貽後世無窮之福其識力爲何如哉夫遷城之役實
余力之未逮志書之成固余私心企望者也是不獨公邑士
民之幸即衰朽如余能不感興起舞乎微周君余將長抱慚
於漢川之志已